

名家有约

荆楚风物、自然景观  
与现代地理诗学的生成

——2022年荆荆宜诗歌综述

□ 刘波

对于2022年,很多人可能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一种“例外状态”的终结,也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些都会真实地反映在每一位诗人的思考与创作中。他们经受了考验,同时也将自己的困惑与迷茫表达在了无声的文字中,只有情感与文字记录,才会最终持守住这份人生的磨难。在时代的深度变革中,每个人的内心或许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诗人们敏感地呼应着这种时空之变,他们写下的一切都是时代之变在语言中的回响。

在后疫情时代,湖北诗人在回归古典传统的同时,也向自然和“地方”寻求诗的资源。诗人们一方面重新书写现代风景,另一方面则寄情于自然山水,以释放和化解枯燥的都市生活带来的自我规划。像诗人哨兵,对于都市生活的反思可能正基于对山水自然的重新审视上,他并不一味地歌颂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是强调现代工业对自然的侵蚀和挤压,这种对自然异化景观的警惕也表征了诗人们重新理解诗与时代对接的当下现实。还有一些诗人则更为关注自身所处的地理风土人情,从“地方视角”切入到写作现场。铁舟写过一篇文章《从小地方出发》,他认为,小地方“于我就如同身上一块与生俱来的胎记,如影随形”(《金融博览》2022年第7期)。对于生养自己的荆楚之地,很多诗人就是以“参与者与见证者”的身份在打捞记忆的碎片,他们书写熟悉的地理风物,一方面要为故乡立传,另一方面则是确立更为复杂的怀旧传统。

哨兵的江湖书写持续经年,无论是当年身在江湖写江湖,还是后来离开江湖之后返观江湖,诗人深深的江湖情结已经成为了其写作的重要标签。这种诗歌地理学的生成不是刻意为之,江湖在血脉里的滋养构成了诗人的美学自觉。在《哨兵的诗》(《星星》2022年4月号中旬刊)中,诗人以行走和观看强调了一种现代性地理存在,而又有强烈的古典情怀。《过白莲河水库随手帖》《过平江杜甫墓》等诗作,在引入地理风景的同时,也坚定地承担了敬畏传统的诗学使命。这种“随手帖”的形式是现场体认,可以自由地通达一种关乎当代的地理诗学。

在书写故乡地理的湖北诗歌群体中,铁舟是一位集束性地发出独特之声的诗人。其组诗《晚风微凉》(《诗歌月刊》2022年第8期)和《西干渠笔记》(《金融博览》2022年第7期),书写的是更为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对象,这种针对性强的地理写作貌似狭隘,却有着更生动的场景感和结构意识。在《郑家铺》一诗中,对于家门前的无名河,诗人无法视而不见,他写下这条河,不是为了纪念,而是搜集所有与这条河相关的命运,因此,他的目的不是词语,而是由词语所构成的思想。而万文平的诗集《行走的火焰》(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在书写日常生活经验的同时,也不时地将笔触对准荆门,并参与对这一地域诗学的建构。在《我爱荆门》一诗中,诗人书写荆门并非刻意,即便是感同身受地记下了对这片土地的爱,他仍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这座城市

市表达自己的敬意,它可能是宏大的、高调的,但不乏真诚和善意,那是心底流露出的朴素情感,无需刻意升华,诗人已在时空维度上重新定义了一种“在城市内部行走”的地理诗学。在《检板栗》《傍晚的橘树》等诗(《汉诗》2022年第2辑)中,杨光打破了单纯地方性写作的藩篱,用词语的组合去照亮他写到的那些山水、风物和人事,其内在的穿透力不在于过度陌生化的语言变形,而是他对人世万物的理解与感悟首先是基于常识,然后才调动乡愁情绪来完成对内心的回归。

陵少的诗集《沿着一条河流北上》(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7月版)也是以书写地理和物见长,无论是《黄河组章》《泰山组章》,还是《泸州组章》《贵州组章》,都是在行走中完成的对地理的文字丈量。陵少的诗歌写作总有着一种一地的抒怀之意,虽然在空间上立足于“诗歌地理坐标的漂移”,但他始终保持着创造的行动力,这种坚持和驻守让他将所有的地理都定格在了诗的瞬间,这种行走的记录本身就暗含了诗意的无限可能性。王猛诗集《每块田都有自己的名字》(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是一个小镇青年的诗歌旅行史,在书写故乡的新形式里,他力避抽象的概念,以一个个更具体的人事、物将诗场景观化、戏剧化,最后唤醒那些可能沉睡的记忆。他虽然从地域出发,但最后抵达的是超越地域的普遍共情力。

在山川地理的行走中诉诸分行文字,韩少君近年专注于此道,他的组诗《川西行》(《汉文》2022年第6期)和《川南行纪》(《扬子江诗刊》2022年第1期),都是以入川旅行作为切入点,直接记录旅川的见闻感受,那种简洁和干净,如同诗人使用口语表述所有芜杂的疑难与困惑。《川西行》这首诗可能无法包含诗人川西行的全部感受,但他从那些宏阔的感叹中抽身而出,用更多的细节来填补抽象的感悟,这种行走体验式写作表征了一种新的地理诗学的视野。

毛子是一个具有宽广宇宙意识的诗人,他近年的写作变得愈发缓慢,这种缓慢里有他作为诗人与自我和世界的深度思考。他可能不会就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即时性书写,但他的每一句都会指涉我们经历的现实。在组诗《探访之诗》(《诗刊》2022年11月号上半月刊)中,毛子以探寻存在和未知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当从母亲那里得知他还有一位未出生的姐姐时,诗人写道:“我一直生活在不存在的姐弟关系/独享一种亲密。/而当我说起那些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那堆积着总数的鸟有之地/我升起了一种想回去的愿望/回去看看另一些形式的我,在另一些可能的待命中”(《探访之诗》)。诗人反刍着历史的阴影,也挑战着既定规则,而发生或没发生的事情,在诗歌里指向的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这也是诗歌写作另一种向上的更大介入。彭君超的诗集《我撕下黑色口罩如遗忘》(美好城邦出品,2022天津),对现实既有着冷峻的思考,又在修辞上注重思想力度的打磨。在《小于一》(《自然保护区》《假诗之名》)等诗中,诗人一方面拒绝和反抗遗忘,以记忆复活对时代的

审视,另一方面也解嘲和批判自己,这种通往真相的双重选择,是当下介入写作至高的现实。

寻找真相而不得,左右为难之际,一个人必须作出选择,但选择是一把双刃剑,诗人在进退两难时还是保持了勇气和胆识,这是诗人面对时代之难时的“介入”之道。作为一个新闻人,杨章池的诗有着深藏于爱和善中的尖锐凌厉之气,在看似不经意的叙述中,他的观察与洞见会直指某些时代的幽暗处,但灰色的基调中又透出丝丝温情。在组诗《这些爱,这些苦》(《浪池》2022年第9期)中,诗人以理解之同情的眼光来化解世间那些痛苦的生活苦难,有时针对人生命运直抒胸臆,有时也在隐喻中解析存在之难。同样写棉花,有的诗人会写出旺盛的生命力,而杨章池则洞察到了“不体面的棉花”生长背后的辛酸史,可即便如此,它也能热烈地拥抱生活,并守住一份爱的勇气。

另一位低调的诗人黄沙子,显得更为沉潜,他的《错觉》(《恍惚》《哺乳动物学》《猴子的进化》等诗)(《汉诗》2022年第1辑)有着内敛的共情之意,观察和冥想总是通向哲思,那是一种生动的启蒙,内里蕴藏着诗人与世界万物互动的渴望。就在这些描绘与言说里,反映出诗人在纯熟的技艺中建构诗学体系的愿望。或许与近年的深度阅读有关,陈恩的写作还在向内走,其组诗《我感觉我是一个他者》(《三峡文学》2022年12月号)洞察到了生活之苦,但诗歌中没有愤怒,而是对命运内在的抵抗。诗人在细微的变化处更新自我的体验,却又在诗歌中将自我作为了诗思的参照,这一诗艺分出了新的精神美学。在组诗《整个旷野都是舞台》(《三峡文学》2022年4月号)中,飘萍由一场场观看事件出发,将所有的见闻都收摄进诗歌里,不管是“我”还是“他”,都是依托于“用力”的词语,为诗歌赋予一种向上的力量。同时,她也游走于现实和虚幻之间,在峰回路转之际,让诗歌获得必要的技艺与分量。马小强的组诗《时间在迂回中一往无前》(《三峡文学》2022年9月号)中有着对诗歌理想的追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都值得诗人一往无前地去探索,而在某种语言的困境中,他试图修复的是生活中的爱与善意,还有几乎被遗忘的美好。

近几年,湖北诗人开始有了比较自觉的地域诗群意识,除了影响较大的“潜江诗群”之外,谭维钰主编的《虎渡河畔——公安诗人新诗选》(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推出了公安诗群的作品,“构成公安地域性诗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除“潜江诗群”之外,荆州诗群、荆州诗群、宜昌诗群等地域诗歌群体,都在2022年以诗歌群体展览的方式建构了地域性的诗学共同体,这种地域性共同体似乎还在还原当代湖北诗歌书写的一种本土记忆。湖北诗歌的地域性和地理学呈现,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诗人们所追求的当代性之所在。

(刘波,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日本名古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现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书香一瓣

人生自古伤离别

□ 邵洁

《在你们离开以前》是一本治愈两代人的生命自渡书籍,它以离别、老去、和解和礼物四个主题为主线,深情款款地讲述了人生的辛酸与甜蜜。书中真挚的情感一次次让我泪水盈眶,让我深感庆幸的是,我们还有“以前”,一切都还来得及,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治愈和启示。

在与父母离别以前,扔掉你的羞涩把爱说出口。诗人北岛的父亲脑血栓之后废掉了语言能力,想说的话只能嗒嗒呀呀发出怪声,然而却在最后时刻,父亲的舌头像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北岛冲动地搂住他回应“爸爸我也爱你”。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在父母与子女这段至亲的关系里,我常常羞于表达爱意,在彼此分别之后,也留下了终生遗憾,从现在开始勇敢地跟父母表达爱吧!

在与父母离别以前,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们。作者由父母煤气中毒这件事,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他们就此离去,我这辈子到底有多了解这两个生我养我的人,我像爱自己一样爱过他们吗?”于是作者开始策划他们一家三口的生命艺术之旅。旅行中,会互相拍照,会给自己和对方写信,会撒娇让父亲把一生中的遗憾一个个说出来,事还是那些事,没什么变化,但是说出来,人就轻松了。爱父母的方式有很多种,他们活着的时候,帮助他们把生命中那些大大小小的遗憾自我完整,让他们的人生正如作者所言:“生无悔,死无憾”岂不美哉?

在与父母离别以前,让他们为自己而活,勇敢地对自己好一些。“三十岁生日那天,给父母打电话,随口说自己不像从前那样想家了,觉得自己在外面也生活的很好,母亲接完电话后觉得自己不再需要,难过的哭鼻子。父母始终觉得没有为孩子创造更多条件,这份沉重的爱让孩子倍感压力。”可是任何人的生命本质都是属于且仅属于他自己的,儿女是,父母亦然。儿女终要成为独立的自己,父母也应过好自己的人生。那么接下来的人生,希望父母们真正的、彻底的为自己活一次。

与父母的告别,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伤痛,所有羞于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做的事,都将化作最苦涩的泪水,趁一切都还来得及,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

《命运》是蔡崇达以主人公阿太跌宕百年的人生传奇为主线,透过时代与命运的痛苦,穷尽了一个女人改写命运全部努力的大篇小说。书中影响我最深的,是阿太对命运的不屈服!

敢用一个对的气势,喝退命运的断言。阿太的母亲,经历了一个亲人的离世,不想再继续生活。她在离世前给女儿解决婚姻大事,但却被婆婆说她的女儿将来无子无孙无儿送终。这让阿太的母亲悲痛欲绝,十几岁的阿太不禁夜跑去质问神婆:谁说的?神婆转身答道:命运说的。阿太听后,撸起袖子,两手往腰间一叉,脚一跺,说:那我生气了,我要和他吵架了。这种不屈服的精神,多么难能可贵。生活中,有多少人,还没有跟命运正面对决,就被吓退。众生艰辛,唯有勇气,可以蹬过一个又一个难捱的日子。

用爱造就羁绊,去向命运撕开裂口。在战争年代,阿太的丈夫被抓去参军,音信全无。在婆婆离世后,阿太的生命里已无几许温情。然而,当她遇到被命运遗弃的孩子们,她毫不犹豫地倾尽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成为了东南西北孩子们的母亲。她像男人一样,渔船上扛着货物,耕种微薄的土地,工厂里兼着零工,阿太付出了太多的温情与坚韧,给了孩子们她能给的最好的爱。这些孩子是她的心肝,也是她的铠甲。人心有了羁绊,也就有了着落。命运就这么在反复地撕扯下出现了豁口。

努力生下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命运的母亲。在阿太的生命走到尽头时,她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她有孩子的陪伴,甚至有了孙辈们为她送终。阿太用亲昵的语气喃喃自语:不哭不哭,你这傻孩子,和我闹了一辈子,你难道不知道吗?其实真正是我亲生的,只有你啊,我的命运。带着对命运的胜利,带着对生命的坚守,带着对自我的肯定,阿太踏上了最后的一步。当她告别人间,已不再留恋。这是一段不折不扣的胜利之路。不仅是个体的胜利,更是坚守的胜利。永远不要轻言放弃,因为我们自己的命运,终将需要自己去耕耘和捍卫。

只要活下去,命运终究是赢不了我们的。在不确定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去寻找机遇和改变。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不屈服的精神,我们才能撕开命运的豁口,探寻生命的底色,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

当看到俞敏洪的《愿你的青春不负梦想》时,我像得到了指明灯。他对梦想的态度与坚持,也照亮了处于困境中的我。书中说,有两件事影响着他就成了现在的自己,一件事:始终为了进步而努力。第二件事:始终有阶段性的目标。

很多时候,事情并不复杂,喜欢去做就好了。书中讲了一个作者朋友的故事,小时候不喜欢读书的他,却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的老总。朋友拆开东西,拆完再装回去,被父亲打了多次后,依然坚持。也正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成就了他后来的伟大事业。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有的人能实现,而有的人却与梦想渐远,原因就在于不能为坚持寻找方法。作者给自己设置了就很多阶段性的目标,当小目标不断实现,连在一起就成了理想。俞敏洪当年高考的目标是上大学,他通过坚持学习,三次高考,于是后来考上了北大。而他第二个目标,是在北大当老师,经过努力也成功实现。后来他的目标是想出国,为了攒学费,便创办了新东方,虽然从来没有出国留学,但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把一批批的中国学生送出国外深造,也成就了更大的事业。这一切都源于他不断坚持,不断坚持,并且一直为达成目标找方法,成功也正是需要一点一滴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现实。

挡住自己前进的,往往是自己,如果遇到挫折不能坚持,那就丢掉了自己的梦想。书中说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突破,因为胆怯或者服从,大部分人一辈子没有任何精彩,陷入世俗的平庸里。因为出国梦想破灭,他的第一个目标失败了,于是他转换新目标。为了实现新的目标,他通过近十年的努力,招揽他原来的同学回国一起做新东方,因他的敢于突破,敢于坚持,他的目标更大,并最终实现了上市的目标。世界上有太多的艰难,如果遇到艰难就放弃,是完不成梦想的。只有坚持加突破才能成就未来。

这本书使我们明白,做出成就的人,一般都能够坚持不懈。通过坚持梦想,找寻实现目标的方法,不断地突破自己,遇到困难用不放弃的精神,才能让自我的路走的更远,攀登更高的山峰。

撕开命运的豁口

□ 王颖

新书速递

蒋文涛《千年楚菜》新书  
发布会在古城开封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蓝嘉娜)12月16日,蒋文涛《千年楚菜》新书发布会在古城开封举行。

蒋文涛系新生代楚菜大师、央视《生活》栏目特邀嘉宾、知名美食文学作家,《千年楚菜》是其最新力作。该书由玉娇龙传媒集团策划,团结出版社出版。全书三册,分为《千年楚菜》《寻觅楚菜》《定义楚菜》。《千年楚菜》呈现楚菜经典菜品,详述其烹调方法,追溯其历史渊源;《寻觅楚菜》以田野调查的精神,挖掘湖北数百个乡镇的地道美食、烹饪方式及背后的故事;《定义楚菜》记录为实现美食理想而创业的历程,摹写美食背后的人间百态。该书的出版,较全面深入地阐释楚菜,呈现了“舌尖上的湖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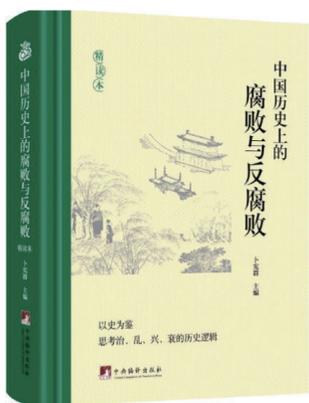
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一级巡视员高晓晖,《长江丛刊》原社长主编刘诗伟,《特别关注》原总编辑冯飞,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董事长、湖北省期刊协会副会长张元平,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目,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总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会长杨如风,湖北玉娇龙传媒集团总经理万晶琳等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1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新书发布会。与会专家认为,蒋文涛以新生代楚菜大师的宝贵经历,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是文学破圈与跨界一个生动案例。专家们谈到,做美食与做文学有相通之处,治文亦如烹小鲜。由于着力深入基层深入生活,蒋文涛的文字格外具有现场感。成书内容翔实、层次丰富、装帧精美,具有较强的文化性。专家们表示,蒋文涛为记录楚菜走遍湖北数百乡镇,足见其决心毅力,这样深入的收集整理工作对于湖北饮食文化的系统性发展一定会有所助益。

《千年楚菜》作者蒋文涛在创作谈中表示,美食是刻在自己骨子里的热爱,那是对家乡的眷恋,对文化的钟情。《千年楚菜》是一个新的起点,接下来计划对全国2000多个县进行美食采访与记录,为中国美食文化作出贡献。

好书推荐

以史为鉴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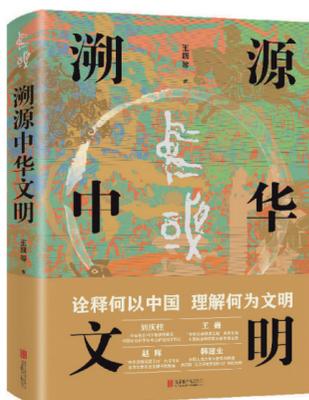
2023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领衔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精读本)》正式出版发行。这部书详细记录了中国历史上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真实面貌,以反腐败制度建设和廉政文化建设为两条主线,全面揭示它们的历史发展逻辑以及演变过程。同时对此前版本中的一些错漏进行了完善和修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经验,要坚决遏制和打击腐败,使国家长治久安,一是靠法律。这便要求我们制定并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让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二是靠自律。这意味着我们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做到自省、自厉、自醒、自觉。反腐败需要多管齐下,持之以恒。我们既要讲道德基础,更要有制度建设。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精读本)》是一部真实记录中国从先秦到晚清时期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历史的论著。通过一系列重要案例和历史反思的视角,从多角度为读者提供了全面、深刻理解我国历史上腐败与反腐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部书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为我们创造新时代风清气正的廉洁社会和廉洁文化环境发挥了重要积极的历史借鉴作用。

诠释何以中国 理解何为文明

——新书《溯源中华文明》出版发行



《溯源中华文明》为读者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华文明发展的时间线:距今10000年前,农业的产生使各地出现了小型的定居村落,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距今8000年,农业显著发展,生产得以普及,社会出现阶级分化,文明起源的进程正式开启;距今6000年前后,聚落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手工业显著发展,文明起源的节奏加速;距今5500—5000年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社会出现了分工,礼制初步形成,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4300年前后,长江下游文明衰落,黄河中游势力壮大,中原地区开始崛起;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形成,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距今3000年前,王权得以巩固,社会等级森严;距今2200多年前,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天下一统的格局至此形成。

《溯源中华文明》为我们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源泉,为我们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本书围绕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五个突出特性,从考古实证出发,带领读者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

坚持能让自己长出翅膀

□ 庞妍